

贺享雍 著

HOUXI

一个狡猾农民的生存之道，透露出他的
聪明与无奈，自我保护意识是以经济头脑彻
头彻尾地武装起来。

猴戏



重庆出版社

贺享雍 著

HOUXI

猴戏

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猴戏 / 贺享雍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5.9
ISBN 7-5366-7322-1

I. 猴... II. 贺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096805号

猴 戏

贺享雍 著

责任编辑 王从学

封面设计 吴庆渝

技术设计 费晓瑜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05×1168 1/32 印张 7.75

字数 191 千 插页 4

2005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-5366-7322-1/I·1254

定价: 18.80 元



第一部分

第一章



一推开房门,透亮透亮的月光就随着侯大才,贼一样窜进屋里。女人已经睡了,透亮透亮的月光就水银似的,闪在床前的地上,闪在帐子上,也闪在贾桂芬那裸出被子的大腿上。

那大腿就显得非常细腻和生动。

侯大才把门一关,那细腻和生动就不见了。

侯大才就去打开窗户。

透亮透亮的月光又贼一样溜了进来,同样闪在床前的地上,



闪在帐子上，也闪在女人那裸出被子的大腿上。

女人的大腿和隐在黑暗中的身子，就被月光剪辑成了一尊黑白分明的雕塑。

属猴的侯大才一见，猴劲便不由自主地蹿了上来。

侯大才挨着女人坐下了，图谋不轨地把手落在了女人贾桂芬的大腿根儿上，手指轻轻地动作起来。

女人醒了，把侯大才的手不客气地拿了下来，睡眼蒙眬地说：现在才回来？

又把身子往里面挪了挪，说：累了一天，睡吧！

侯大才猴急地缩进被窝里，可手还是没离开女人的大腿根儿，女人怕痒，就打了一下男人的手，说：老都老了，摸啥？讨厌！

侯大才涎着脸皮说：就摸这儿！

又说：活了大半辈子，还不晓得你们女人的胸儿，长得不一样！

他说得很有些自艾自怨。

女人说：都是两团肉，有啥不一样的？

侯大才说：真的，真的，不信我给你讲讲！

老婆没吭声，侯大才就说：世界上的女人有长得一样的么？女人不一样，胸儿也自然不一样了。有的是葡萄形，有的是苹果形，有的是猕猴桃形，有的是口袋形，还有的是坦克形……

侯大才还没说完，女人忽地揪住了他的耳朵，拧了一下说：好哇，你老实交待，到哪里看到这些女人的胸儿的？是不是去找小姐了，啊？

侯大才急忙揉了一下耳朵，说：我哪里敢去找小姐嘛！你以为是那些有钱人？我虽然只是个收旧报纸旧书的，但比有钱人干净！跟你说，是书上说的！

说着，侯大才果然从怀里掏出一本书来，打开，递到了老婆



面前,说:你看,书上不但这样说的,还画了画儿呢!

贾桂芬瞥了一眼,果然见那书页上,印着一个个呼之欲出、鲜活生动的女人胸儿,展览似地,透出无限春光。

贾桂芬于是说:现在的人真不要脸,把这些东西都印在书上。

又马上说:你硬是越老越不像话了,花钱去买这些下流东西?

侯大才说:哪里是买的,是我今天收旧报纸收到的。

又说:这叫科学,看了这样的书,就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,你信不信?

侯大才说这话时,手又进一步朝女人大腿上面偷偷移去。

女人现在果然有些“质量”了,没把侯大才的手再拿下来,却说:正做不做,豆腐拌醋,老都老了,还质量质量,也不怕别人听了说你不正经?

侯大才说:老了就没有质量了?人家说,二十岁的男人是次品,三十岁的男人是合格品,四十岁的男人是正品,五十岁的男人是极品。我才五十多,还是极品呢!

女人说:我不想和你嬉皮笑脸,我和你说点正经的。

侯大才说:那就说吧!

女人说:说归说,笑归笑,我这胸儿底下,好像长了一颗疔子,痒痒的,怪不舒服。

侯大才一听,急忙说:你莫吓我哟!那地方长疮,可不是好玩的!

女人说:我也不知道是不是,反正有点痒。

侯大才说:你把衣服脱了,让我瞧瞧。

女人果然把衣服脱了。

女人的胸就呈现在了侯大才眼前。





女人的胸儿是侯大才说的“口袋形”，蓬蓬松松地往下吊着，一点没有了美感。但那两只乳头却还不知疲倦似地挺着。

侯大才把女人移了移，让透亮透亮的月光闪在女人的胸儿上，那胸儿顿时就白了、嫩了和鲜活了起来。

侯大才多年没注意过女人的胸儿了，现在一见，就突然产生一种惋惜与怀念的情绪，同时又增加了几分亢奋。他托住它们，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，像把玩一件珍宝，又像要从“口袋”中找出什么一样。

女人急了，说：你干什么呀？

侯大才说：我不正在检查吗！

女人说：长没长疮，你都看不见？

侯大才说：明疮是没长，但暗疮有没有，我可还得再仔细检查一遍！

女人自然明白侯大才的心思，说：你再怎么检查，它也不会和原来一样了。

侯大才听了这话，忽然低下头，一口叼住女人的乳头，狠狠地吮了起来，一边吮一边说：我就是要它和原来一个样呢！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女人终于动心了。

女人没像过去那样喊疼。

侯大才进得也很顺利。

侯大才想，狗日的，这半天女人的胸儿没有白说，果然提高了生活质量。

完事后，贾桂芬才对侯大才说：今天倪支书又来过了！

侯大才说：你不说我都知道，他肯定又是为“小康房”来的。

女人说：就是！倪支书说了，在这个月月底前，不动工“小康房”的，以后再动就没有补助款了。说是阳乡长在大会上讲的！

侯大才喷出了一口痰，说：你不要相信那些，洋花椒麻外国





人！他不补助钱，我就不搬呀！

女人马上说：倪支书也说了，不搬不得行，到时候乡上把推土机开来，将房子推倒就是！

女人又说：倪支书说，阳乡长在大会上讲了，谁不小康，就强迫他小康！谁不小康，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，就对谁不客气。

侯大才突然笑了起来，说：那好，我们就让他强迫一次吧！

又说：这样的好事，到哪里去找？

女人急了，说：你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，跟我说说呀！

侯大才就抓住了女人的一只手，说：你放心，我保证要不了多久，你就住到公路边的小洋楼里了！

女人听了这话，急忙翻过身来，眼睛落到侯大才脸上，说：真的呀？

侯大才伸出手，在女人脸上抚摸了一阵，才说：你跟着我，受苦了！

女人说：有你这句话，我就不觉得苦了。

侯大才说：你知道我一天起早睡晚，辛辛苦苦为的什么？不就是想有朝一日，也像别人那样盖幢小洋楼吗？

女人立即问：这么说，你同意到公路边盖“小康房”了哟？

侯大才说：我又不是傻瓜，会不同意？

女人说：那、那你为什么还要拖……

侯大才说：这你就不用管，哑巴吃汤圆，我心里有数，你等着去“小康”就行了！

女人听了这话，伸出一只手，搭在了侯大才身上，很陶醉似地笑了一下，说：我“小康”了，你不也“小康”了！

侯大才捏住了女人的手，说：不但我们“小康”了，儿子也“小康”了，我们都“小康”了！

女人说：那是。





说到这里，侯大才又不怀好意地在女人的手上捏了一下，掉过头去，对女人说：我跟你讲，既然“小康”了，我们的生活质量也要提高，到时候，你可别又让我说一大筐好话，才让我上哟？

女人用力抽出了自己的手，说：你看，说着说着又不正经了，是不是？

然后一边往被窝里缩，一边又有些委屈地说：我只要不痛，什么时候没让你上，啊？你可不能不要良心，又占便宜又说冤枉话！

侯大才以为女人生气了，急忙说：唉哟，成小气娘娘了，是不是？和你开个玩笑呢，生什么气嘛？

说着，又去摇了摇贾桂芬。

女人这才翻过身来，说：谁生气了？睡觉吧，瞌睡来了！

又说：倪支书说了，明天上午他还要来，叫你在家里等着他。

侯大才说：脚在他身上，他愿来就来吧！

说着，侯大才也缩进被窝里了。



第二天刚吃过早饭，倪支书果然来了，身后还跟着民兵连长田大壮和村文书朱小乐。

倪支书一见侯大才，就连珠炮似地说了起来：好你个侯大才！托改革开放的福，发了财，就不支持政府了，不拥护改革开放了，是不是？

侯大才说：支书这帽儿也大了点吧，我怎么不支持政府，不





拥护改革开放了呢？

倪支书说：你支持，你拥护，可政府提出“小康庭院”建设工程，你怎么还冷水烫猪，不来气呢？

侯大才说：原来是为这事呀？支书可是冤枉我了！我跟你说，我是一百个拥护建“小康”房呢！

倪支书说：你别尽给我拣好的说了，你拥护，别人都已经动起来了，可你为什么还蚊子滚岩，没有响动？

侯大才笑了笑说：你们就不知道了，我这是在教你们弹钢琴。

倪支书说：废话！

侯大才说：毛主席说，当领导要学会弹钢琴。怎么弹钢琴？就是十个指拇都要动，但也不是乱动，得分清轻重缓急。这建“小康”房，有的人同意，有的人反对，有的人一时想不通，我让你们先去把那部分人的工作做了。至于我嘛，反正是拥护的，用不着你们做工作，所以放到后面，知道了吗？

倪支书说：狗日的侯大才，明明是在观望等待，还说是为了我们。好嘛，就权当是你说的那样，在教我们弹钢琴。重的、急的我们都弹了，今天就弹到你这里来了！你说不用我们做工作，那好，你现在就跟我们去划线、打桩，马上动起来！

侯大才听到这里，故意皱了一下眉，显出了几分作难的样子。倪支书当然捕捉到了侯大才这霎间表情，马上就问：不愿意了，是不是？

侯大才急忙赔上笑脸，说：看支书说的，我哪里不愿意？不过这事……哎，你们拢来一点，行不行？

倪支书三个人都以为侯大才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，就把头一齐凑了过去，看着侯大才。

侯大才也果然收敛了刚才和倪支书说趣话的面孔，换上了



一副正经的,并有些严肃的表情,看了看三个人,然后把目光落在了倪支书脸上,说:支书,这“小康”房我肯定要建,并且一定按照你们的要求,把它建在公路边上。不过,我不想和别人建在一起,我单独建在一个地方,行不行?

侯大才的话音一落,倪支书像是从嘴里蹦出两颗子弹,斩钉截铁地说:不行!

侯大才忙问:为什么?

这时,民兵连长田大壮接话了,说:开会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?建“小康”房是乡上按县上的要求,统一规划的,要集中建在一个地方,不是你想建到哪里,就能建到哪里的,不然,怎么能叫作“小康庭院建设示范村”呢,不建在一起,又怎么能起到示范作用呢?

倪支书问:听见了吧?

朱文书见田连长插话得到了支书肯定,这时也忍不住补了一句:再说,也是为了节约土地。

倪支书又点了一下头,说:对!

没想到侯大才马上说:可我不会占地!

倪支书等人听了,立即表示出了怀疑的神色,看着侯大才,然后倪支书才说:吃锅巴放胡屁,不占地,房子修在空中呀?

侯大才急忙说:不占耕地!

倪支书、田连长、朱文书还是不肯相信的样子,田连长问:不占耕地,那你说,打算到哪里修?

侯大才说:有个地方,也在公路边上。

倪支书有些不耐烦了,说:是哪里,你就明说!

侯大才又看了他们一眼,这才说出三个字:碑垭口!

三个人几乎同时瞪大了眼睛,像打量怪物似地看着侯大才。半天,倪支书才指着侯大才,一字一句地说:侯大才,我跟你明说





了,建“小康村”可是我们响应县上的号召,做出的重大决策,你要敢逗我们玩,我放过了你,阳乡长、丁县长也不会放过你!

侯大才急忙说:我知道,我知道,你们就是再借我一个胆子,我也不敢逗领导玩嘛!

田连长忙问:那你看中了碑垭口什么?

侯大才说:不就是那块空地吗?我为国家节约土地呢!

朱文书说:是不是那块县上过去开公判大会后,把犯人拉来枪毙的乱石头坪坪?

侯大才说:对!

朱文书说:那里前前后后,枪毙了几十个犯人,你难道不怕鬼?

侯大才说:朱文书是党员,又是干部,怎么还迷信呢?这世界上哪儿有鬼了?再说,即使有鬼,我又怕他什么呢?不是有句话,叫做为人不做亏心事,半夜不怕鬼敲门,是不是?

说完,侯大才就看着倪支书。

倪支书想了一会,坐直了身子,问侯大才:你真的愿意到碑垭口建房?

侯大才毫不含糊地说:没半句假话,不信,我现在就可以和你们立字据!

倪支书说:是按乡政府的要求,建“小康”房?

侯大才说:我还能建什么房!

倪支书站了起来,说:好嘛!要说在碑垭口建房,也没什么不好的,能为村上节约土地,我们为什么不同意?

说到这里,倪支书又迟疑了一下,才接着说:不过嘛,你也知道,这“小康示范村”是乡上按县上的要求,统一规划的,我们也不能擅自作主,得请示阳乡长,是不是?

倪支书看了一下随自己来的两位下属。





田连长和朱文书立即点头说：那是，那是，得请示。

于是倪支书又转头对侯大才说：那这样吧，我们村委会原则上同意你在碑垭口建房，我们马上去请示阳乡长，如果阳乡长同意了，我们明天就带人来给你规划！

侯大才急忙感激地说：那好，那好，你们到阳乡长那儿说准了，我请客！

倪支书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说：谁不知道你侯大才是个吝啬鬼，一毛不拔，还请客？请我们喝凉水吗？

侯大才一边送客，一边说：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只要我能在碑垭口建房，我请你们吃九大碗。

倪支书说：你们两个都听到的，到时候侯大才不兑现，我们就骂他个吝啬鬼，要不要得？

田连长和朱文书当然说要得。

就走到了院子里，倪支书忽然想起什么，站住了，回头对侯大才说：哎，侯大才，你他妈又有什么好看的书没有，给一本我看看！

侯大才说：哦，倪支书到我这儿借书来了，我这儿开图书馆了！

倪支书说：谁都知道你会变废为宝，从收来的废书废报纸中，淘了一些有用的书，没事就像大学问家似地捧起来读，我不向你借向谁借！

田连长说：什么借哟，反正收废品收来的，也没花几个钱，有好看的，就给倪支书拿两本吧！

侯大才就想起了昨天收来的那本介绍女人胸部的书，于是就对倪支书说：对了，我昨天就从废书中淘回一本，保证你们要看得绿眉痴眼的。

倪支书说：总不是黄色书刊吧？





侯大才说：和那个也差不多。

三个人一下来兴趣了，就直催侯大才说：那快拿来看看，拿来看看！

侯大才就说：你们等着，我这就去拿。

说着，侯大才果然就跑进屋去了。可是，当他刚去枕头底下抽那本书时，却被正在屋里收拾衣服的贾桂芬看见了，女人一把抢过书，往尿桶里一扔，说：你还要脸不要脸？晚上自己看看也就是了，还到处给人看，你那 × 脸好意思？

侯大才听了女人的话，又见那书已被尿泡湿了，只好空着手走出来，对倪支书三个人说：不行了，不行了！

倪支书等人忙问：怎么了？

侯大才说：我们家里出了一个“扫黄打非”的女英雄，都顶得上公安部长了，把那本书给扔在尿桶里了。

三个人就显得很失望的样子，说：狗日的侯大才，莫不是逗我们的吧？

侯大才说：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！

倪支书说：没有就算了，不过，下次有了啥好看的书，可要给我们留着！

倪支书说完，三个人才离开了侯大才家。



侯大才看天气还早，就对贾桂芬说，还去城里收一趟废报纸。女人说：都这个时候了，早不早晚不晚的，还出去做什么嘛！

猴城

侯大才说：你知道什么？没病没灾的，出去好歹能找几个钱，不出去就是一分也没有，还要坐吃山空！

女人说：好，好，你出去，我是好心没好报，好泥巴打不到好灶了！

女人不再劝侯大才了，侯大才就挑了竹筐，往城里去了。

侯大才已经收了近二十年的废书废报了，县城里机关单位，他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。那些单位里的人，也都认识了他，知道他姓侯，早先他年轻的时候，把他叫做“侯大汉”，现在老了，那些单位的人很文明，就把他叫做“侯老头”。当然，那些人知道他叫侯老头，可侯大才不知道那些人叫什么。因为侯大才很守本分，收报纸就收报纸，从不过问人家公家人的事，也不问人家叫什么，是干什么的。这就有点像丁县长，下面连学生娃都知道他，而他却不能叫出下属的名字那样。

侯大才走进县城的时候，那些机关单位就要下班了。他站在十字街口，把那些单位一家一家在脑海里过了一遍，最后锁定了县政府大院。因为他记得，已经有二十来天没去光顾过政府大院那些单位了，今天去肯定有收获。

果然，侯大才刚走进政府大院，还在抬头张望，思量着先到哪家单位，忽然从三楼一个窗口，伸出一只脑袋对他喊了起来：喂，侯老头，快上来！

侯大才一听，如同发现了金元宝，等着他去取，急忙两手稳住竹筐，朝楼上跑去。

到了那儿，侯大才一看，原来是人家正在换办公室。那间换出来的办公室里，一边角落是一堆作废的旧报纸，一边角落是一大堆换铁门时留下的垃圾。

那人见了侯大才，就对他说：你先把这堆垃圾给我挑出去了，再回来收这旧报纸，要不然，这旧报纸就不卖给你，我另外找





人去。

侯大才听了,急忙说:哎,我挑,我挑,这有什么嘛,不就是出点力气吗?

那人说:快挑吧,我们可要下班了!

侯大才就放下竹筐,对那人说:有没有铁锹?

那人说:机关单位,谁准备铁锹呀,你就用手捧不就行了!

侯大才说:是,是,我用手捧。

说着,侯大才就动起手来,把那些砖块石灰水泥渣子,一捧一捧捧进竹筐里,然后挑到河边垃圾场倒了。

侯大才挑了三趟,把那堆垃圾消灭了,最后一趟时,还把屋子给扫得干干净净。

侯大才把那堆旧报纸往竹筐里装时,看见旧报纸旁边,还有两捆捆得很整齐的书籍,还没打开过。侯大才想问问那人,这书是不是也不要了,可那人却出去了。侯大才就想,管它呢,我只装作不知道不就行了!

侯大才这样一想,就把那两捆书,拿过来放到筐子底下,再把那些旧报纸盖在上面。

侯大才刚把报纸装完,那人回来了,问:装完了?

侯大才笑着点头回答:完了。

那人说:你称一称吧,有多重?

侯大才于是就拿起地上的秤来。

侯大才这种很奇怪,是他特制的,筐里这东西,他可以称出五十斤,也可以称出只有五斤。好在公家的人,从来也不会在乎这点旧报纸的。侯大才只轻轻将筐子提了一下,就对那人报数字说:二十斤。

那人说:这样大一挑,才二十斤呀?

侯大才说:真的只有二十斤。



猪

又说：看起这样大一挑，旧报纸压什么秤嘛！

那人说：好了，好了，我们要急着下班，没时间和你磨嘴皮子，你到隔壁财务室去缴十块钱吧！

侯大才听了，马上叫了起来：十块呀，领导你搞错没有哦？

那人说：十块多了，你说多少钱嘛？

侯大才就涎着脸，对那人笑着说：算了，领导，给五块钱，我刚才给你们挑了三趟垃圾，就当脚步钱嘛！

那人很干脆地说：五块就五块，去交钱！

于是侯大才马上乐颠颠地跑到隔壁去交钱。

隔壁收款的女人问他：多少钱？

侯大才说：五元。

女人马上不屑地说：五元？五元我也给你开一张收款单据呀？

侯大才说：我也不报账，不需要单据。

女人说：不要单据就更不行了！我们这儿是国家单位，一分一厘都是国家的，不开单据我不成贪污犯了！

侯大才说：那怎么办？

女人想了一想，说：算了，五块钱，我难得给你开发票呢，你走吧！

侯大才听了这话，心里更是乐开了花，出来挑起竹筐，就往楼下跑去了。那样子，好像害怕人家改变主意，会追了出来似的。

侯大才一口气跑到街上，见没有人追出来，一颗心才算落了地。他站了片刻，一边往河边走，一边在心里说：狗日的些，怪不得国家穷，看他们那副大脚大手、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国家的东西，今天在他们手里流一点，明天在他们手里又流一点，就是一座金山，有一天也会流干净嘛！

想到这里，侯大才又马上为自己的想法笑了。他在心里说：